



从某种角度想，她就像个褪尽浮华的仙人，在污浊的世间毫无仙气地生活着，笃笃定定，关爱她所爱的男人，其方式方法也很普通，不过是一餐一饮，嘘寒问暖。

妖娆记

并非谎言

■文 | 于是 ■图 | 资料

关于女人，他最见不得的景象：双眼皮贴露出来，上衣印出勒在赘肉里的胸罩形状，裙子或裤子印出内裤的边缘形状，染发数日后露出反差强烈的黑色发根，手指上的倒刺，脚踝和腋下没有剃净的体毛……这样的女人，他是不会爱的。

但后来我们发现，他有一个维持十多年的女伴，年纪比他大，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精致——无论是过于朴素的外表，还是放松自然的举止。在这样精悍的篇幅里，我们无法详尽地描述她那些不值得详尽的平凡相貌，但可以概括性地描述他对她的感情——依赖。

带有男童的执拗和任性，以及人类固有的好吃懒做的贪欲，这样的他是极其依赖她的。她不像任何精致的女人需要男人精致、乃至挥金如土的对她，她像姐妹一

样需要他的需要。这是被极大化的依赖和被极小化的满足之间的诡异的平衡。

毫无疑问，他们是青梅竹马长大的，因为大家都明白：她绝不是让他一见钟情的那种女人。事实上，他也有所觉悟，所以才把他倾慕的女性的标准建设得极其高远。故意的好高骛远。这只是为了抬高他的品位。不如坦诚地说吧：这是作为社会人的他，在中年将近、事业上升、渴望名利的阶段所采用的虚荣广告。说到底，他最虚弱的时候，是可以在她尚未修护的双手、尚未更换的家居服里埋头痛哭的。痛苦的时候，他看不到女人的细节，他只会一头栽进慰藉的怀抱。

我们看不出她有危机感。从某种角度想，她就像个褪尽浮华的仙人，在污浊的世间毫无仙气地生活着，笃笃定

定，关爱她所爱的男人，其方式方法也很普通，不过是一餐一饮，嘘寒问暖。他不会在外面的世界里发脾气，只会在受了委屈、滋生忿恨的时候回家生闷气、发闷火，她就由他去。当他在外面的世界里得到了赞誉和奖赏，按照他的性格，也必定会把喜悦带回家，无意识地让她分享。得到负面情绪的时候，她宽容，得到正面情绪的时候，她接受。她在自己的小宇宙里制定了超凡脱俗的平衡法则，仿佛与生俱来的，宠辱不惊。

当然，归根结底，这也是因为她不美貌、不娇媚。她仿佛一直在等待自己老去，等待全世界陪着自己老去，再也不用痴缠于青春的质感。因为平凡，她早熟，所以能给出这样的爱，所以留住了他。为了和他一起老去。

乐活记

还是做个大叔好

■文 | 非英雄面包大人 ■图 | 资料

也许是年龄的关系，前一阵子朋友圈被李宗盛刷屏了，满满都是情怀和感动，但更多的是在感叹岁月的流逝。连李宗盛自己也把演唱会的名字改为“既然青春留不住，不如做个大叔好”。大叔居然也成了流行风向标，这让一群中年男人们始料未及。原本以为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已经随风而逝，现在却站在了风口浪尖，成了时尚ID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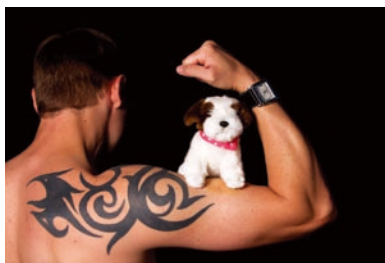
那么何为大叔？当然不是那些脑满肠肥，邋遢秃顶一脸横肉的怪蜀黍们。要成为大叔有这么几个标准。外形上来看，大叔的眼神需要刚柔兼备。坚毅时让你能感到成熟男人的决心，温柔时有能散发出父爱如山的体贴。胡子，是重要的装饰，不能是杂草丛生但却要设计有序。具

体可参考吴秀波。嗓音，一般都低沉浑厚，话不多简单几句就能直指人心，同时又富有磁性，随便报个新闻都能迷死人，你们还记得上海曾有个主播叫“长啸”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身材，大叔的体形不一定要多精壮，但是绝对不能有啤酒肚，这样就说明平时至少有在锻炼身体，而且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自制力。

影视作品中这样的大叔更是不计其数，最早占据广大花痴少女心田的恐怕就要数《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莱昂了，一手拿个花瓶，一手玩枪，心动指数爆棚。这个风潮在邻国日本尤为盛行，少女们纷纷抛开帅气小男友，投入了大叔的怀抱。她们甚至开始喜欢历史、铁路、登山、麻将，这些大叔们的“兴趣爱好”，不由让

人大跌眼镜。究其原因，还是离不开流行文化的宣扬，影视剧、动漫、游戏中的魅力大叔无不吸引着少女们的目光。当木村拓哉、藤木直人、福山雅治等大叔们出现在电视荧屏里时，你就知道这股流行趋势根本无法阻挡了。前不久还在手机上玩过一个游戏，叫《大叔别挤啦》，游戏内容是地铁进站，你要把大叔塞满车厢才算成功，塞大叔的过程他们会有各种反应，比如喊疼或是开心，无聊透顶……

最后，不得不说一个残酷的事实：大叔的流行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们已经老了。当年的青春偶像都已成了大叔，中年男人再次成为了社会的焦点，无非是岁月流转里的一波浪潮，不信再过几年看看，大爷必将统治世界！



大叔的体形不一定要多精壮，但是绝对不能有啤酒肚，这样就说明平时至少有在锻炼身体，而且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自制力。



在持续到第三十六分钟的时候，她开始不受控制地掏出手机，点亮又重新放回包中。

工心记

天黑以后

■文 | 石染 ■图 | 资料

下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拐过最后一个路口，她看见那栋黑黢黢中亮着几盏灯的楼房。这让她突然意识到，家里没有一个人。她在房间里行动迟缓地换下衣服，卸去脸上挂了一天的BB霜、眉粉，和填充在眼皮周围的亚光眼影，她对这里反馈的干脆回声感到厌倦，音响里传出的音乐也是。换健身服花了她半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晚上很快就要被打发掉。和之前的许多个夜晚一样。

体验课持续了半个小时，来回反复地迈腿，将全身重量压在手肘和脚尖上，每组动作之间有半分钟的休息时间。在她听着教练的指令，将注意力集中在腿、臀部、腹部，每一次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教练会开始问她问题，关于工作、家乡，或者健身习惯。她很想拒绝回答，但说话让她分散对酸疼肌肉的注意力。

某一次动作的间隔，健身教练说，你和其他女孩不一样，应该很要强。她冷笑了一声，说，要强的女孩很多。她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将很难让对话持续下去，她开始怀念之前她一个人塞着耳机在跑步机上单调移动双腿的那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体验课结束的时候，健身教练开始向她推荐课程，他始终面带微笑，其中有一秒钟，笑容因为幅度太大，让整个脸垮了下来。最后，健身教练说 he 去找经理，能给她最好的优惠和服务。只需要两分钟的时间，健身教练果决地说。

经理进来的时候，她最先闻到他嘴巴里飘出浓郁的薄荷口香糖。他在纸上为她规划之后的三个月，她下班后时间的安排，以及在三个月后，她将发生的改变。在持续到第三十六分钟的时候，她开

始不受控制地掏出手机，点亮又重新放回包中。

我要走了。她几乎有些生气地说，然后起身离开。

回去的路上，她开始渐渐回忆起健身教练的模样，短发上翘的弧度显然在出门前花去了他一部分的时间。那张脸白得有些不够自然，像是为了凸显出青春期留下的痘印。她突然想起健身教练某次告诉她，他需要在健身房里从上午10点待到晚上10点。这会儿，她开始渐渐怀疑起自己离开时的愤怒，甚至有些沮丧。那没有什么，她这样安慰自己。

当她再次走进那个房间，出门前忘记关上的暖气让她被冻僵的脸渐渐缓和了过来。仿佛一切已经与她无关，仿佛离去的每一刻都不再属于她，她也不需要面对。